

等待铜管乐队

1

得知妻子生病是在埋掉基泰一年半之后。如果是用来忘记一个人的死亡，那么一年半的时间实在太过短暂了。直到那时，我还不能从基泰的死所带给我的冲击中彻底摆脱出来。

从基泰被确诊为癌症到死亡，还不到三个月。如此近距离地注视一个人的死亡，我还是第一次。最近几年我先后把母亲和父亲都送到

了那个世界，但那时的感觉与基泰之死给我的感受根本不同。不像我的父亲母亲，基泰还年轻。我们同岁，读的也是同一所高中，同一所大学。我生命中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和基泰共同拥有。基泰结婚，我给他做司仪。我结婚的时候，基泰戴上鱿鱼面具为我背盒子。他孩子的百天和周岁纪念我从不缺席，而我每次小小的搬迁，他都会一次不漏地向我庆祝乔迁之喜。当然，也有三四个月甚至大半年见不着面的时候。这时我们早已越过了必须见面才能表达友情的阶段，年纪也大了起来。

说是年纪大了，其实基泰不过才三十七岁，比我小十个月。基泰住院了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很严重，直到最后听说他得了晚期癌症，中间不过十天。我跑到他住的那家医院时，他已经不成人形了。在摄影开始之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基泰还说这次要破例，连连给我倒炮弹酒。这不过就是几个月前的事。当我结束摄影从海外归来的时候，基泰已经与死亡握手了。

摄影结束后紧跟而来的编辑日程被我抛在一边，我在基泰的医院里度过了剩余的时间，哪怕是酩酊大醉满口酒气我也要在医院里睡觉，两眼通红，布满血丝。一觉醒来，我要先看看基泰。确定基泰还活着，不，应当说还没有死，我就长长地吁一口气。基泰还活着，我也活着。

“永模。”

基泰咽气之前，准确地说是十天前的早晨，我在半梦半醒之间迷迷糊糊地听到这个声音醒来时，除了我没有一个守护人。他离婚的妻子，他生病的母亲，还有那个生活如死亡一般艰难的弟弟，他们都不在身边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或许基泰早就期待着我们

单独在一起的时间了。

“我拜托你一件事，永模。”

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，要不要叫护士或医生，我想问他，但我只是把他的床铺向上抬了抬，什么也没说就坐下了。到了这种时候，基泰的每句话都要当作遗言来听，即使说要一杯水，也可能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句话，基泰勉强做出的微笑说不定也是他一生之中最后的笑容。

“你答应一定要满足我的要求，永模。”

“好，说吧，如果你需要女人，我就是马上去买也要满足你。”

“我讨厌女人。那个东西挺不起来。”

在电影里，这话或许可以看作是无谓的台词，但是病房里不存在观众，没有人哭，也没有人笑，也许这只是一个开错或是听错的玩笑。我心里一阵阵隐隐作痛。我不想听一个临终之人最后的托付。

“给我拍张照片，永模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基泰这么说了一句。我闭上眼睛听着基泰的话，叹了口气，但还是点头答应了。作为电影导演的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，把他最后的遗言盛在相机里……哪怕只有那么一点，也要把他留在世界上……哪怕仅仅是虚构或者谎言，我所能做的不也就这些吗？

“你想什么时候？”

“你要理解我的话，永模。”

我沉默着，等着基泰说话。我想，无论基泰说什么，我都不

可能完全理解他的。就算他让我将他的财产全部交给他已经离婚的妻子或者孩子们，我也无法理解这么单纯的话语。一个撒开生命之手与死亡牵手的人，我如何理解得了。基泰已经渡河而去了，我还在河这边站着。

“把我拍下来，你，一点不差，丝毫不差地拍下来。我不是想说什么，那些都没有用。临死之前，我想看看我自己，看看我是怎么死的……所谓死亡到底是什么样子……这样好像就不害怕了。在我临死前，把你拍下来的我展示给我看，让我看看死亡是如何走向我，在离我多远的地方将我拥抱……这样也许我就会没事儿。是什么要将我带走……我想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的，永模。”

我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但这又完全不同于刚才的沉默。我浑身涌过一阵寒流，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我的推测是对的，我根本理解不了基泰的话。我能理解基泰的话，却又感觉天地茫然一片，只有枯木一样的东西沿着生机勃勃的树木向上攀爬。每当此时，我与基泰共有的生命中的灿烂瞬间，就仿佛曙光浮现又消失，然后再浮现。我只能说，没有办法。这些事情是无法死去的……还不如，我死了，让你代替我做这样的事……坏家伙，猪狗不如的家伙，该死的家伙，你比我晚出生十个月，怎么能就这么走呢……那天早晨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流过一点眼泪，也许应该是这样的。至少在那一瞬间里，基泰的托付会在我的余生中留下烙印，我的确这样猜测过。

妻子也我的朋友基泰一样患上了癌症，当我得知比基泰小

两岁的妻子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可做，我也不认为我应该做些什么。那时，基泰的死还时常萦绕在我周围，对我来说，死亡还是一个触手可及的切近的实体。然而，偶尔也会有一些比死亡更过分的事，比死亡更残酷、更痛苦的事。告诉我妻子得的是晚期癌症最多还能活三四个月的人，不是医生，不是妻子，残忍到极点的是这个人竟是妻子的情人。

“我觉得你肯定不知道。”

为了打妻子的情人而攥紧的拳头不知不觉地松开了，颤抖着，从烟盒里抽出烟却怎么也点不着。

“……你想耍什么花招？”

过了半天，我才冒出这么一句。这到底是什么花招呢？还有比这更不像话的事吗……我从妻子的手册里找出电话号码，打电话把这个人叫来，不为别的，就是想把他消灭。我的计划很简单，把这个人叫出来，先弄清楚是不是妻子交代的情人，再把他打死或者把他的脖子扭断……但是挨揍的不是他而是我自己。尽管我不愿承认，但是我的脖子刹那间就已扭在他的虎口里了。

“我再没什么可以对你说的了。”

他一直倾斜着视线，距离我的脸约有半寸，他说再没什么好说的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开口了，第一次盯住我的眼睛，然后他说：

“你问我希望住在什么地方是吧？你说如果我需要，你会满足我的要求是吧？但至少我不想这样。”

我不能再呆下去了。为了把他打死，或者把他的脖子扭断，我把他叫到汉江岸边。黄沙沉沉地铺展着。我一瘸一拐地爬上岸

边的台阶。我什么也想不起来，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想什么。说不准我在情急之中嘟哝过什么。死了也贱，该死的婆娘……是这样吗？尽管情不自禁，可我真的这样说了吗？

就是在那天早晨，妻子坦白说她有情人。前两天，妻子没有回家，这次是她第三次在外过夜。从超过两夜这个层面上说来，几乎无异于决定性的宣告了。我睁着眼过了一夜，到凌晨时分才稍微睡了一会儿。睁开眼睛已经是早晨了，在我蜷缩着睡觉的沙发对面，妻子坐在那里。背对着逐渐明亮起来的依稀的晨光，妻子的模样充满了阴森鬼气。就像是从噩梦中惊醒，我大声惨叫。随即我清醒过来，直觉告诉我这个女人有话要对我说。一个有家的女人，一句话不留，没有任何联络，两天不回家过夜，可她的脸上却没有一点罪谴意识，也没有一丝恐惧。她像个不小心闯进别人家里的陌生女人，看着人家睡眠中的主人。她就这么注视着我。“你……有男人了吗？”我连着抽完两支烟，开口问她。她还是面无表情地望着我，或者根本就没有表情，或者是太多的表情重合在一起，无法分辨出其中的任何一种……妻子第二次夜不归宿时，我已动手打过她，所以我现在正努力保持平静，不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。

“都这样了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，说吧。”

我又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，并把烟盒推到妻子面前。妻子不抽烟，可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，她也需要一支烟。妻子碰都没有碰。

“你不说话……我可以理解为你是默认吗？”

“……是的。”

妻子说，是的。她话音未落，我就把桌子上的烟盒朝她脸上扔过去。妻子离家的那两天，我描绘了众多疑惑与想象的图画，以及为了面对这一切而准备的方案，然而在这一瞬间里一切都是徒劳的。在我的所有预想中，也有的与此完全相同。那个时候我为面对它而准备好的姿态是什么呢……至少不是扔烟盒。我什么都记不起来，现在也不想再扔什么东西了。我接着抽烟，然后站起来。

“我不会让你成功的。你祈祷好运吧，我会让你死在我手里。”

我真的对妻子说过这样的话吗？从岸边回来，进奥林匹克台把车停在路边，我忘记了开灯，那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。在我早晨离开家门之前，我真的对妻子说过这样的话吗？我把一切想作是一个谎言。我不会对妻子这么说的，也没有这么说的必要。那也就是说妻子根本没有在外过夜，刚才我与那个男人的见面其实也是不存在的。

我发动汽车。本已停下来的磁带开始向后倒，这是基泰临死时我编辑的电影音乐。基泰死后的一年里，我无时无刻不在听这音乐。只要汽车一发动，磁带就自动运转，在车子停下以前，音乐也不会停止。我无法从基泰的死亡中解脱出来，好像我会永远停留在最后十天的痛苦中。基泰就如蜕变一般，从沉重的外壳里脱离，在死亡中变得无限轻快……

——看见了吗，永模？

这是基泰临死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。因为发烧，他的目光变

得炽热。他凝视虚空，恳切地举起了手。看见了吗，永模，基泰说。我却什么也没看见。放声痛哭的老母亲和他那吓坏了的小儿子，倚靠在墙壁上的离婚的妻子，还有紧咬嘴唇忍住不哭的弟弟，我只看到这些。但是基泰分明看到了我所看不见的东西，他恳切的手想要抓住我看不见的存在。

看见了吗，永模……

基泰最后的话像机器，牢牢地钉在我的耳朵里，每时每刻都在重放不休。但我不知道。在连我自己也未曾觉察到的瞬间里，如果我的确看见了什么，那也该是生命最后的表皮吧？或者是表皮里轻巧地散发出来的死亡？我用十五盘录像带拍摄下来的到底是什么呢？

2

“她说她在小区医院里接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胃炎治疗。期间，病情急速发展，不仅仅是胃，病情已经转移到好几个地方。尽管难以接受……但你最好有个思想准备。”

通过医疗保险证和身份证确定我是妻子的合法丈夫以后，负责她的主治医师对我说。铺满我眼前的是无数张拍有妻子内脏的相片。医生指着癌细胞扩散的地方一一给我作解释，但我再也听不进医生的话了。和妻子结婚共同生活了八年，我何曾想过要去了解妻子的内脏，哪怕是一次？妻子的身体里，肺在哪里，胃在哪里，连接肛门的大肠在哪里，我曾经想过吗？

“那可怎么办才好呢？”

沉默良久，我几乎是失魂落魄了。我问医生。

“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的。现在还是先住院吧……”

医生尽可能慢慢地说，他的语气很亲切，但我看得出来他已经准备放弃我的妻子了。对他而言，死亡是什么东西呢。一个小时之前，不，也许就在十分钟前，他还看过某个正在走向死亡的人呢。其实死亡不过是一种职业性的必须履行的仪式而已，对他来说。

不，这不是重要的。我问医生应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并不是想知道妻子的治疗方法。怎么办好呢？我妻子在外面风流过，医生先生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办？而且我这个风流的妻子可能马上就要死了，医生先生，如果是你，你该怎么办？

那天晚上，我又给妻子的情人打电话。我不能回家，从医院出来，我在街上徘徊了一整天。等终于到了家门口，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看见妻子。在作为丈夫的我没有察觉的时候即将死去的女人，让自己丈夫以外的其他男人先得知这一事实的女人……十有八九都会死去，却还占着我妻子名分的女人……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要我以死亡的名义饶恕她，我会把他的下巴颌打飞。同样，如果有人说绝对不能以生命的名义饶恕她，我也会打飞他的下颌。最后我又拿起话筒，给妻子的情人打电话，然后喝酒。

“我们从郊外回来，她晕车晕得厉害。几乎虚脱了。我知道来的路上有家医院，想进去给她输一瓶生理盐水，但是医生劝她最好到大医院好好检查一下。后来就是这样了。”

男人接到我的第二个电话出来，这次他好像做好了思想准备，顺从地回答我的问题。即便我问他两个人去郊外做了什么，

住哪个宾馆的几号房间，他也会告诉我。他的这种态度让我变得很悲惨，而且也确实把我激怒了。我为什么要见这个人。现在我想要杀死他的念头也早已消失了，那我和他再次见面想要弄清楚的到底是什么呢？

“ 那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 还不到一个月。”

还不到一个月……正是妻子开始在外过夜的日子。妻子初次在外过夜时，我与几年才回国一次的朋友一起熬夜看了留有基泰最后模样的胶片。“我现在才知道你的电影改版的理由。”胶片看完之后，朋友对我说。他所取笑说的“改版”，指的是基泰去世时我必须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。他大概是以开玩笑的方式赞扬我对基泰倾注的热情，但我却只能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。在这种胶片面前，哪里会有一部非虚构的电影？在这样虚构的电影面前，哪里会有一个非虚构的人生？清晨，我拖着沉重如灌铅的身体回到家里。妻子不在家。正午醒来时，妻子已经回来了。我没有问她为什么不回家。我觉得生活都是琐碎的，妻子是不是在外面过夜，以及为什么要在外面过夜，这些我都不感兴趣。之所以如此，至少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想到妻子还会有其他的男人，除我之外。我分明是有这种心理的。

“ 确诊的那天……你们在一起吗？”

“ 什么意思？”

我问，男人又反过来问我。我强忍住抓他衣领的冲动。什么意思……难道你这个败类还不知道吗？

“ 那么昨天，你们在一起了吗？”

男人没有顺从地回答，他的嘴角轻微地抖动着。他想嘲笑我。过了一会儿我再看他，他的眼角边竟然充满了血丝。

“不知道你是否相信，那件事情发生以后，我们连面都没见过。我的存在好像被彻底遗忘了。”

“你实话实说吧，没有关系。”

“……这个重要吗？”

我终于越过路边小摊的饭桌，抓住他的衣领。白酒瓶哗啦一声碎了，鱼丸汤洒出来，摊主跑了过来。我松开男人的衣领，抱住了自己的头。主人整理桌子，重新拿来白酒和下酒菜，我们静静地坐着。

这个重要吗……不知道。但是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更重要呢。我的妻子我的女人有了外遇，我和那个外遇男人面对面坐着。男人说他是钢琴调律师。不是钢琴家，是钢琴调律师。这个钢琴调律师男人碰过我妻子的身体多少次？我妻子身体的哪个部位发出“嗦”的高音，这个男人知道吗？我妻子身体的哪个部位装载着死亡的键盘，这个男人知道吗？

基泰与妻子离婚是因为他为朋友做担保的事。朋友破产后潜逃了，作为他错误担保的代价，他和妻子用十年时间购置的三十二坪公寓没有了。妻子不想再和他一起生活，基泰也自暴自弃。基泰死了。看基泰的最后一张胶片那天，我们五个好朋友聚在一起。不算那个破产逃跑的朋友，其余没有哪个人没接受过基泰的东西。做导演助理时，如果没有基泰，我怎么能够结婚又怎么能够活下来，那简直难以想象。基泰说自己要离婚了。我们不禁对基泰妻子的无情感到愤慨，可我们都曾从他那里得到过太多，所

以还不能骂他的妻子。在基泰变成独身但尚未宣告他患上癌症快要死了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觉得自己像一个犯人，犯了同样的罪行。

但我和基泰不同，我的妻子与基泰的妻子也不一样。对这个女人来说，即使我算不上一个好丈夫，即使说我是一个坏丈夫的理由有千种万种，但至少我们的关系还没坏到要遭受不道德行为的报复，或者这样还不够，要以死亡的方式来接受报应。什么样的关系才能坏到这种地步呢？

“那个女人，她想过要和我离婚吗？”

我问妻子的情人。我就是死了也不会问他爱不爱我的妻子，所以我才艰难地问了这么一句。如果妻子的情人也就是钢琴调律师回答说是的，那么我又该如何是好呢？但我还是忍不住要问他：“你们两个想过要结婚吗？”

看来，男人决定对我忍耐，可他连这样的问题都感到疲惫了吗？他的视线避开我的脸大约半寸，他缄口不语。不一会儿，他的眼珠又变红了。我再一次被难以容忍的激愤包围起来。

“兔崽子。”

我骂他。但是骂过之后，再从我嘴里吐出来的话竟然是呻吟了。啊啊，基泰，啊啊，基泰……基泰呀，这种事情到底如何是好啊。

——看见了吗，永模？

那天夜里，基泰的声音仍在我耳边不停地重放着。从梦中醒来，我还是用双手捂着耳朵大喊起来。好了，到此为止吧，你这

个家伙！

在拍下基泰最后瞬间的胶片里，有一个看不见的存在，它抓住基泰的手。我转动相机的样子反射在镜子里，也被拍了下来。虔诚地向着天空伸展的基泰的手。看见了吗，永模，还有基泰的台词……以及镜子里面的我。胶片停止在这个瞬间。基泰一咽气，他的弟弟最先做的就是制止摄影。

——你是个兔崽子。

停止摄影后，他弟弟对我说。基泰的葬礼结束了，我想把录像带给他，基泰的弟弟又一次这样对我说：

——永模哥哥，你是个兔崽子。电影导演都是这样吗？没有血，也没有泪？把这些东西拍下来干什么？我哥哥不正常了才这样的，你觉得快活吧？你比世上所有的残酷奇谈还要过分。兔崽子！

摄影是出于基泰的恳求，但这样的解释此时无济于事。当我看到在基泰葬礼上滴泪未流的弟弟按着眼角擦拭，我想对他说，基洙呀，我爱基泰，我也想看一看到底是谁带走了基泰，因为……基洙呀，因为……我爱基泰。

但是我爱妻子吗？我曾经爱过吗？

听妻子坦白说她有情人之后的第四天，我回到家里。之前，我在公寓楼区的浴池里洗了澡，衣服脱得干干净净。我没什么打算，只是不想以在外面过了四天的狼狈样子来面对妻子。就是这样。我还是无法原谅妻子，我不想在一个我不能谅解的不贞女人面前暴露我的悲惨。

妻子给我开门，我立即就看出我做得有多么正确。这个身患癌症也许马上就会死去的女人，浑身没有一丝伤痕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正扎着红围裙炖大酱汤。就像一个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女人，就像一个没事可做等待工薪族的丈夫下班回家的女人。

我坐在沙发上，打量着转过身去面对厨房洗南瓜的妻子。切东西的声音富有规则地响起，煤气灶上放了小黑鱼的大酱汤沸腾的味道扑面而来。

——如果你是一个平凡的男人会怎么样呢？正点上班，正点下班……我每天晚上在你下班回家之前把晚饭准备好……那样会幸福吗？

我想起妻子曾经说过的话，却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说的。那时我大概还是个导演助理，靠妻子在一个学习网站做教师赚的钱充当车费。或者那时我签了拍摄合同，正疯狂地拍摄第一部电影？如果不是，那应该是基泰去世的那段日子。

总之，这好像示威。我有外遇是因为我不幸福。她想这样向我示威。甚至，说不定她还想说，我的死也是因为我不幸福。突然，打妻子一顿的欲望又如火光般沸腾，我的手腕颤抖起来。就算你不幸福，就算你感到委屈，可你就想把我也变得更加不幸吗？

“我们谈一谈吧。”

看见妻子盖上汤锅，把煤气灶的火放小，我才开口。为了看看煤气灶的火，妻子弯下后背，她稍微停顿一下，没有马上转过身来。

“到这里坐着也行，你就站在那里说也行。好，行了。就那

个姿势吧。”

难道还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妻子充满疑惑地转过身，悲鸣一般大叫起来：

“你干什么呀？”

“你这个女人有多坏，难道我不该留下看看吗？我不管让你活，还是让你死，就是不能饶恕你。如果我费尽心血把你救活，你还会去和那个兔崽子混在一起。臭娘们儿……你是个多么狠毒，多么恶劣的女人啊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，到死也不能。”

“你疯了！发什么神经啊！”

妻子疯狂地跑过来，想挡住我拿在手里的摄影机。摄影机不停摇晃，妻子的头发，脚背，还有客厅的天花板，地板都拍了下来。但我没有关掉。就像我对妻子说的那样，我就是这么打算的。因为无法饶恕，总得有种憎恨的方法。如果不这样，又凭什么力量带她去医院，让她住院接受抗癌治疗，做手术呢？又怎么能到处为她搜集民间秘方呢？

3

给妻子办完了住院手续，在给她准备带到医院的東西时，我发现妻子的影集是空的。妻子的影集本来就不多，因为我不喜欢照相，除了形式上的新婚照片外，我们一起生活的八年中，我和她一起拍的照片还不满一本影集。有一次，我急需一张生活照片，翻开影集才发现和妻子一起生活的几年中竟然一张照片都没拍过。妻子的影集里装满了我不认识的人。也许是被我遗忘的妻

子的同学，或者她自己认识的小区里的人们。当时，我忘了自己要找生活照片，而是久久地看着妻子的影集。妻子与我不认识的人一起在景福宫身着宫廷服饰拍照，背对江水在红色的沙滩上明朗地笑着。有的是在公园里，还有的是在她曾一度痴迷的荷包装饰品中间，拥着花朵，享受着幸福。岂止这些，还有几张是和我电影中的主演的合影，姿势妩媚而多情。那分明是拍摄现场，可我想不起妻子什么时候去过我的拍摄现场。

既然发现了，我就连妻子很久以前的照片也都拿出来。从赤裸着小小身体的百日黑白影集开始，直到结婚前的最后一次生日，我们在咖啡馆里的照片为止，妻子的影集有五本。虽然在结婚前去她家的时候都已看过，我却有种素不相识的陌生感。妻子的黑白百日照给我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动。我把手指放在黑白照片里裸露的妻子的肚脐上，久久地合上眼睛。性欲像泉水一样从手指尖喷涌而出。从某一瞬间开始，在妻子身上已经感觉不到的性欲，充满了渴望与不安……

在空空如也的影集里，妻子放百日照的地方只留下一道撕裂的痕迹。看来妻子是用指甲将照片取了出来。与撕裂的照片一起，影集连接部充满了妻子粗暴的手指甲的痕迹。用手指甲挠自己露着肚脐的百日照，妻子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。她想把所有记忆全都抹去吗……妻子蹲着焚烧照片。

我翻找妻子的抽屉。我不相信她能一下子将所有的照片全部毁掉。抽屉里没有妻子的照片。我所发现的，只是一个月前就已没有记录的家庭账簿，还有夹在账簿中间与妻子毫无关系的一张杂志照片。照片上是一个铜管乐队在街上行走。就和很久以前在

妻子的影集里长久注视她的百日照一样，我长久地注视这张杂志照片。也许对妻子来说它没有任何意义，尽管夹在家庭账簿中间，然而它的存在可能早已被遗忘了，如今不过是一个废纸片而已。这样想应该是正确的，可我还是不能放下这张照片。尽管它连妻子的脚后跟都没拍下，但它毕竟是妻子唯一的照片。唯一的照片……或许是唯一的回忆……过去的某个阶段，也许那时候妻子就梦想成为一名鼓笛队员。我对妻子一点儿都不了解。那不为我了解的，不仅仅是妻子有外遇这个事实，还有一颗死亡的种子在妻子的身体里成长。除了这个女人是我的妻子，其他的一切，几乎是一切，不，完整的一切，我统统都不知道。我怎能接受妻子的死亡呢？

妻子要死了……

一看到妻子换上病号服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。不管医生下什么结论，至少在来医院以前妻子是正常的。妻子的身体本就瘦弱，脸色本就苍白，妻子本就不怎么爱吃饭。在这个女人身体的某个角落里，死亡的种子在扎根，并且一天天在成长。可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，仿佛一切都是骗局。妻子和妻子的情人，甚至还有医生，他们合起伙来为我设下骗局。他们想要得到什么呢，是我的彻底消灭吗？只要我挡住眼睛他们一下子就能恢复健康，一下子就能变得幸福吗？

当妻子披上病号服的时候，这种疑心马上就消失得干干净净。妻子披着病号服，面无表情地回头看我，而我看见的是死亡，不是被其他男人的精液玷污的不吉利的女人身体，也不是只